

长篇文学传奇

刘三姐

柯
炽
著

漓江出版社

长篇小说传奇

刘三姐

柯 炽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 聂震宁

摄影: 张益民 张燕妮

封面设计: 梁启德

刘 三 姐

柯 炽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4 字数 24500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5407-0819-7/I.580

108

定价: (平)7.00 元 (精)10.00 元



作家柯炽近照

代序

歌乡的骄傲 诗坛的幸事

——记广西著名作家柯炽

新华社记者 肖美俊

“广西歌海波连波，三姐唱歌众人和；如今三姐成仙去，柯炽又成老大哥！”这是一位名叫韩忠冕的歌手对柯炽独得广西民歌神韵的称赞。

刘三姐这位中国老少皆知的传说人物深得人民的喜爱，那优美的歌至今仍被人们吟唱。如今，柯炽以他那出口成歌的卓越才华和著作甚丰的成就，成为继刘三姐之后的一位八桂歌乡的好歌手。

他迷上了民歌 读者迷上了他的《情歌》

柯炽原籍广东大埔客家人，1934年出生在广西宾阳黎塘黄茶村义昌屯。那一年四季鲜花不谢绿水常流歌声不断的地方。柯炽孩童时便成了唱歌迷。他不仅善唱，还会写。1950年，16岁的他第一次在报刊发表作品。五六十年代，他热衷新诗，写了大量作品发表在包括《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全国各地报刊。1958年，他第一部长诗《娜媚》发表在广东《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后来他迷上了民歌，而且迷到他自动放弃了在北京的晋升机会回到广西。有人说他“吃亏”了，是个“大傻瓜”。他唱道：“青菜白菜也是菜，冬瓜夏（傻）瓜也是瓜；锦鸡去同公鸡站，不怕无冠（官）人笑他！”踏上撰写民歌的道路后，40年来柯炽写出百多万字作品，出书10本。最有影响的是五集《广西情歌》和以民歌写成的叙事长诗

集《姑娜》以及大型歌剧《蛇郎》。

《广西情歌》第一集于1980年中秋歌节出版,被读者抢购一空。接着陆续出版了第二、三、四、五集。这五集广西情歌收集16000多首歌,总印数超过60万册,仍供不应求。《广西情歌》在香港和北京的书展上同样受到热烈欢迎。香港等地报纸称《广西情歌》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奇珍”。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致函索购。数十家报刊相继向国内外报道了该书出版发行盛况以及柯炽的文学生涯。一个歌手和他的作品受到社会和新闻界如此注意,这确实是罕见的。

歌剧《蛇郎》与民歌小说《刘三姐》

在北海市广场举行有二三万人参加的《中国北部湾诗会》盛大朗诵晚会上,来自全国各种流派的著名诗人纷纷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柯炽也应邀上台朗诵自己的民歌,他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清新的意境、丰富的比喻和朴素的语言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他唱道:“老了难,老了唱歌声颤颤;不如当年十八九,歌声飞过九重山!”“沙姜还是老的辣,八角还是老的香;不信你看打铁铺,还是老的拉风箱!”……柯炽朗诵的这些民歌,就是他写在歌剧《蛇郎》渔翁夫妇和金花、银花姐妹的对唱。

《蛇郎》先以长诗形式发表于1979年10月《广西文艺》,引起读者不寻常的反应。在大家鼓舞下,柯炽开始《蛇郎》歌剧创作。

当《蛇郎》歌剧在广西、云南演出时,曾引起轰动效应。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吴雪和音乐家吕驥看了《蛇郎》,认为有“三好一美”,即“剧本好、唱词好、表演好,音乐很优美”。广西电视台于1983年春节将《蛇郎》搬上银屏,中央和17个省(区)电视台播出,受到好评。中国新闻社称:“《蛇郎》被认为是继《刘三姐》之后在全国艺坛最有影响的广西歌剧。”

如果说,《蛇郎》是柯炽用民歌写的歌剧,那么,《刘三姐》则是柯炽以民歌写成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刘三姐》与电影不雷同,它独辟蹊径,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描绘了刘三姐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再现了南中国古老民族的文明。

出口成歌 以歌代言

熟悉柯炽的人说,柯炽不仅写歌,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什么唱什么,出口成歌。在南宁公园迎春诗书会上,柯炽即席吟道:“字不成体也献丑,语不惊人也来游;山沟一条小鱼仔,今日也来见名流!”“大鱼都是小鱼变,名流源自无名沟;丰收都是勤耕出,千祈莫错过春头!”受到喝采并获奖。先进工作者颁奖会上,柯炽被“公推”大会发言,于是他又登台开声:“不唱也难唱也难,手拿琵琶不会弹;水泡芝麻难开口,船到滩头难转弯!”使大会充满了情趣。有位领导不满有人批评,柯炽以歌劝之:“当官那能怕批评,不要脸红瞪眼睛;他是牛尾打牛背,专拍蚊子和苍蝇!”形容巧妙,言辞婉转,令人茅塞顿开,心情豁然。

柯炽还以歌代言,以歌晓理。柯炽以歌劝一位高考落第的青年道:“名落孙山哥莫忧,出门切莫再低头;花生不得种茶子,茶子种好也得油!”有对夫妻闹得不可开交,柯炽应邀用歌去劝导:“床头打架床尾和,好好丑丑两公婆;哥也莫听别人说,妹也不听人挑唆!”而对那些实在难以相处的夫妻,柯炽并不是很保守的:“离了好,你打鼓来我敲锣;既然如今不同调,日后必然争吵多!”这些才思敏捷而又推心置腹的歌得到人们的喜爱是很自然的。

柯炽不仅写民歌,唱民歌,他爱好广泛,还写新诗、歌词、戏剧、散文、报告文学,并且获奖。对民歌还上升到理论研究,哪派民歌,结构如何,出处演变,有否谬误,他一看自然清楚明白。柯炽说,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文学孕育了无数优秀文化,可现在有些人却无

里，如同断炊得米粮！”大瑶山瑶族女歌手盘金英到南宁拜访柯炽，回家后写来歌信：“柯炽歌师名远扬，歌的喉咙歌的肠；出门他用歌铺路，满屋都是山歌香！”“欢迎歌师到瑶乡，天河挑水煮茶汤；香糯蒸酒伴你饮，唱我民族新乐章！”这些情奔意驰的歌信，对柯炽继续他艰难的事业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当然，柯炽也常常以歌作复：“难得歌友歌信来，句句打动我心怀；山歌本是民众造，这朵红花我们栽！”

（原载北京《瞭望》周刊 1991 年第 36 期，有改动）

目 录

代 序:	歌乡的骄傲 诗坛的幸事	肖美俊 (1)
第一章	难忘的记忆	(1)
1	三岁妹仔会唱歌	(1)
2	水深不敢下竹篙	(3)
3	好牛犁田不用鞭	(5)
4	移井就盆人笑多	(8)
5	让妹喊声同年哥	(10)
6	万年不想这山柴	(12)
7	我俩结交心连心	(15)
第二章	弯曲的爱情	(19)
8	气死老猫在滩头	(19)
9	江河总是弯曲多	(22)
10	妹问爹娘理应当	(24)
11	妹不生养哥也连	(27)
12	大雾淋头想不开	(30)
13	回家快点托媒来	(33)
14	我俩相亲多谢媒	(36)
第三章	三妹与秀才	(40)
15	酒醒不见牛肉巴	(40)
16	好花一朵满园香	(42)
17	大路不平众人踩	(46)
18	山林田园都是歌	(49)

19	哪个读书哪个乖	(52)
20	脚踏楼梯步步高	(55)
21	好歌唱来不嫌多	(58)
第四章	美妙的童年	(62)
22	想吃鲤鱼就闹江	(62)
23	莫学狐狸去偷鸡	(65)
24	古时月亮照今人	(68)
25	得条好狗也不易	(72)
26	黄獠最爱走旧路	(76)
27	莫拿牛仔去犁田	(79)
28	夜晚睡觉歌垫头	(82)
29	戏台夫妻未成婚	(85)
第五章	学艺又学歌	(89)
30	砍树莫砍空筒树	(89)
31	世上难得好知音	(93)
32	变花我俩共一枝	(97)
33	画凤就要风能飞	(99)
34	出门老少且莫欺	(102)
35	这条水獭真大胆	(108)
36	谁知塘干水丢鱼	(111)
37	开水下田正好犁	(114)
第六章	阴谋与善良	(118)
38	莫要叮嘴就散窝	(118)
39	这菟路边猫爪刺	(121)
40	天要下雨先刮风	(124)

(182)	41	早闻这村有恶狗	(126)
(182)	42	求云暂遮月眼睛	(129)
(182)	43	只怕背后捅冷刀	(133)
(182)	44	谋命不见雷打死	(136)
第七章 悲哀与怒火			(140)
(182)	45	常将冷眼望螃蟹	(140)
(182)	46	生同牛来死同牛	(143)
(182)	47	莫要去跟黄鼠狼	(146)
(182)	48	男婚女嫁不自由	(149)
(182)	49	你问马儿要羊角	(151)
	50	人不分离路分离	(154)
	51	崩嘴观音嘴又崩	(156)
	52	信神仙女挨神奸	(159)
第八章 死里逃生记			(163)
	53	看来世间无真神	(163)
	54	有势能叫鬼吃人	(167)
	55	好妹唱歌句句香	(173)
第九章 展翅的画眉			(185)
	56	一条牛牯角尖尖	(185)
	57	再香不过此一家	(194)
第十章 流浪的生活			(210)
	58	处处无家处处家	(210)
	59	火爆玉米粒粒响	(215)
	60	初初相见又相亲	(221)
	61	青年胜过老年人	(228)

(381) 62 生意不成人情在 (237)

第十一章 欢乐的重逢 (251)

(881) 63 流去流来又汇合 (251)

(081) 64 首首山歌有来历 (257)

(041) 65 要学苋菜红到老 (265)

(011) 66 恩恩爱爱做夫妻 (270)

(181) 67 唱得心花朵朵开 (277)

(041) 68 地下抛刀天上接 (284)

(041) 69 我俩情义重如山 (291)

尾声 如今欢乐有几家 (298)

(121) 离台起离台不入 02

(121) 离又离音取离离 12

(121) 我哪离支山那前 22

(103) 离主那那那 章八第

(103) 那真天同世来音 22

(103) 人声那那那那那 12

(103) 香同同那那那那 22

(182) 画画的画那 章六第

(182) 尖尖那那那那那 22

(101) 家一此此不香再 12

(101) 画主那那那那那 章十第

(101) 家公家公家公家公 22

(101) 那那那那那那那 22

(101) 那那又那那那那 02

(101) 人声那那那那那 12

第一章 难忘的记忆

1 三岁妹仔会唱歌

小小公鸡尾拖拖，三岁妹仔会唱歌；

不是生来爹娘教，自己聪明不奈何！

话说此歌系刘三姐所唱。也有人讲刘三姐不只三岁会唱歌，而是一生下来就会唱歌。这当纯属传说，难以令人置信。但传说不等于胡说，总有某些瓜葛。此中瓜葛到底如何？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原来在前朝一个红叶满天的傍晚，有个客家走在南中国的山阴古道。此时百鸟归林，皎月东升，令他心急如焚。因他妻子刚生一仔，躺在路边一破旧木推车上。在此满目山林的荒野，他怎样给她找一处投宿的房舍呢？

那客家姓什名谁？为何携妻带子流落他乡？说来也是话长。他叫白朽材，他的经历就从他那古怪的名字说起。二十年前他来到人间，父亲图吉利请知书识礼的族长命名，族长斜起阴阳三角眼说：“听讲你儿子精灵秀气，一表人才，就叫白秀才吧！”父亲高兴感激说：“谢大爹恩赐雅号，可我穷极潦倒，只能给半吊利市钱，乞望海涵。”谁知日后人丁册上写的却是：白朽材。真是人贫名贱！原来那族长是个道貌岸然的贪钱小人，宝号就叫“钱发”。他以为“给半吊钱”是存心刺他，才故意作弄人的。还振振有词的说：“朽材有何不好？人家死了还称永垂不朽，你儿子是永世不朽之材嘛！”气得父亲

牙齿咬得格格响：饿死也要让儿子读几天书，识字光宗耀祖！

白朽材自幼体弱多病，却聪敏过人。刚上半年私塾就回家牧牛，竟能自学熟背许多戏文诗书。老父辞世他就随一班戏子混迹江湖，走南闯北，并和一花旦成婚。那女子毕竟娇小苗条，经不起日夜演出和生男育女的折磨，早已瘦骨如柴。班主见人干财尽，遂将二人休退。落得白朽材夫妇如今异乡四顾，野岭茫茫，萤火闪闪，那里有他俩一席栖身之地呢？

果真天无绝人之路，前面小河曲径深处终于露出点点灯光。朽材疾步朝前，但见一栋溪边竹楼茅舍，忽闻呻吟声声传来，心想家有病人哪肯留宿生客？于是不免沿窗探个究竟。只见室内燃着松明，床上躺着一脸色苍白却天生丽质的美貌少妇，正在左右翻滚说明病极老火。一位端庄黑壮的精明小伙正好服侍在侧。他亲着她的脸，她抚着他的手，似乎这样可以减轻痛苦似的。片刻，那少妇却捂着肚子吟起歌来：“树上斑鸠叫咕咕，斑鸠叫伴妹叫夫，肚痛好比桶爆箍，莫让我死你孤独！”那小伙极之体贴还道：“生死我俩共一屋，叫妹莫哭就莫哭；你是有孕怀在肚，我左手端茶右手扶！”少妇苦笑柔情又唱：“月在天边手难摸，妹今喊夫去洗锅；你妻快要生育了，喝点蛋汤也快活！”小伙迅即端来一碗热汤唱道：“妹呀妹，蛋汤早煮等你喝；衫裙摇篮等仔用，榕树等鸟来筑窝！”朽材早忘自身困境，捂着嘴巴，差点笑出声来。这真是天下奇闻！一对年轻夫妇，在产床前还苦中作乐对歌，若不亲眼看见有谁相信？女人接着要生育，暴露出下身来，朽材本是不应再看的，他闭起眼睛，转脸过边望向荒僻。可总摆不脱好奇心的驱使，不忍离去。一筒烟时光，小生命哇哇坠地。那少妇四肢无力仍忍痛再唱：“月亮出来象把梳，看见月亮想当初；莫非又得个男仔？得仔也难得读书！”那小伙喜形于色答他：“妹大意，草绳点灯妹心粗；你今得个千金女，谁说千金不是福？”妈呀，他俩是在用歌说话哪！朽材是个穿州过府见过世面的人，都不曾见过此般情景，不由暗暗叫绝。只见小伙子象接生婆般

给婴儿剪脐带、扎围裙，在婴嘴掏出胎痰，拍拍屁股，女婴就尖嗓开声啼哭。心欢的父亲竟代女儿作起歌来：“生个女儿叫呱呱，口口声声叫妈妈；快长快大到十八，谁人不讲一枝花！”快慰的母亲也代女婴唱答：“天生下来叫娃娃，口口声声叫爸爸，等到那年我出嫁，回家给你鸡尾巴！”^①

看官现在想必醒悟，那晚生下的女孩就是日后歌仙刘三姐。白朽材难免将其独家新闻广为传播，一传十、十传百，这就是后人传说刘三姐一生下来就会唱歌的因由。正是：

黄连树下弹琴，
唱山歌来开心；
吃了朝粥无夜饭，
你估我是快活人！

2 水深不敢下竹篙

初相会，
初初相会妹龙蛟；
船下龙潭见龙跳，
水深不敢下竹篙！
三姐在歌声中问世。她的爹娘为何如此爱歌？年轻时又怎样结合？这当然是读者所关心的。

原先三姐爸叫刘德，刘家寨人。族老起名并非图德才兼备，而是图个“留得”之音，因他三代单丁，生怕断后。刘德早年父母双亡，受尽孤凄。可他硬象“竹笋压在石板底，不能直生就横生”茁壮地成长。他为人善良，敬老爱幼，不论种山打猎，捕鱼阉鸡，样样皆能。因他排行第九，终年日晒，肤色甚黑，又常摸黑干活，人就呼他“黑九哥”。三姐妈叫覃香，覃家村人。长老安名是取“沉香木之秀气，女儿家之丽质”的意思。覃香长到十五岁，果然有如出水芙蓉，十分秀丽，老人视为掌上明珠。可惜双亲年迈，只生一女，覃香不仅要做家务

^① 鸡尾巴：俗称“鸡尾椎”，当地农村以它肉多和鸡后半部用来敬老。

花、织布女儿活，还要做犁耙、砍柴男子工。可不管怎样风吹日晒，她的容颜依然红白如花，这就招来不少“蜜蜂”。她是个“笑声先到人才来”的人，可也挺泼辣，故有“辣椒妹”之称。

刘寨与覃村相去不远。“黑九哥”和“辣椒妹”都是十里闻名的歌手，虽然覃香很想见识刘德，可刘德总是避开绕路走。事有凑巧，刘德那日帮人宰猪串村叫卖，当他清早挑肉走过覃村岭背林边莲塘时，只见月挂树梢满池春水，荷花斗艳，一个戴斗笠的妇人正在村边的塘畔吊桥旁侧搓洗衫裙。刘德对这段小路不熟，就用歌来问那妇人：“阿姆塘边洗衫裤，低头也问你条路；哪条路去锦鸡岭，哪条路去鸳鸯湖？”这首歌出手不凡，既称呼了对方，又勾画了她的劳作神态，也达到了问路的目的。谁知那妇人回身转脸，并不是什么老太婆，而竟是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妙龄少女。不由得刘德羞脸通红吓了一跳，后悔不迭。只见她假装生气，扬起眉毛，翘起嘴唇说：“谁是你的阿姆！”然后她作嗔回歌嘲笑他：“我是洗裙不洗裤，无名无姓问乜路；上条路去锦鸡岭，下条路去鸳鸯湖！”她这首歌回得也不简单，既借我是洗裙不洗裤来指责对方观察不细致——我分明是个少女，你却当成老太婆，又回答了他问明两条路的去处。刘德自知理亏，赶忙认错、道歉：“满头露水不识雾，错将妹仔叫阿姆；请问哪村哪家女？猪肉也好送到屋！”这迅速的反应，且又如此通情达理而有礼貌实在令人吃惊。可那妹仔却不买帐，依然用歌气他：“谁叫你挑送到屋，覃村穷女吃惯粥；有肉快点游村卖，免得日头来晒熟！”虽然前面两句有点气话，女子的气话有时要倒着来解释的啊，气就是爱，后两句不是无微不至的体贴么？刘德慢慢品味着，一听覃村，不觉又一惊：这不是“辣椒妹”还能是谁？有谁能象她这样对答如流，即席唱出这样的歌？今日萍水相逢，或许也是有缘？可他身上有事，生怕猪肉晒臭，不敢恋战，匆匆惋惜而去。

此处山重水复，曲径交叉。刘德转去转来，谁知又转回到村边。一条黄狗张牙裂嘴追了上来，真是冤家路窄，进退两难。只见路边